

荣获1996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提名

OBJECT OF
YOUR LOVE

爱之猎物

[加拿大]多萝茜·斯比克著

重庆出版社

DOROTHY SPEAK

荣获1996年



* T 0 4 1 1 3 9 *

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提名

OBJECT OF YOUR LOVE



爱之猎物

[加拿大]多萝茜·斯比克著
刘继华 赵 伐 译



中国 重庆出版社▲

OBJECT OF YOUR LOVE
BY DOROTHY SPEAK

本书据 Somerville House Books Limited 1996 年版译出
First published by Somerville House Books
Limited, Toronto, Ontario, Canada

Copyright ©1996 by Dorothy Speak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1998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加拿大]多萝茜·斯比克著 刘继华 赵 伐译
爱 之 猎 物
AI ZHI LIE WU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6 字数 157 千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3961-9/I·757
定价:18.00 元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前 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宏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猎奇心，我们把自己欣赏的日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

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第一批共三本:长篇小说《英国人的仆童》、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和纪实文学《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

主编 赵 伐 李书敏

译者序

“生活就像数学，你要是出了一个错误，你发现你的结论不对，那你就必须从头开始。”

读者在阅读加拿大女作家多萝茜·斯比克 1996 年的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Object of Your Love*)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十分注意《这边的风景》中这一段话。这段话是主人公荷诺拉的数学教授父亲对她说的。然而，在读完集中所有 9 篇小说后，这一段文字必然会时时回响在读者的耳边，读者的脑中会浮现出那个性格温驯、逆来顺受、谨小慎微的数学教授那张无奈的面孔。

无奈其实不只是荷诺拉父亲所独有的，集子中的每一篇故事、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浸染着无奈这种具有强烈死亡气息的色彩。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发现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令人心痛，无奈只是其中的一种。

集中的 9 篇小说，写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我们常把女性作家写的东西，尤其是女性作家写女性的作品，称之为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女性文学似乎都在把对男性世界的反叛与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多萝茜·斯比克的女性主人公们，同样也在反叛，在抗争，她们力图破坏一种旧的业已存在的秩序，试图以一种邪恶去砸碎另一种邪恶，正如《这边的风景》中荷诺拉那样，她所感兴趣的不是力

量,“她感兴趣的是谎言,是秘密,是被践踏的誓言,是禁忌、罪孽、背叛、亵渎、欲望、破坏和偷情的欢乐……”不管是《老鹰的新娘》中斯德娜砸碎玻璃暖房,《不能忘却的记忆》中萝莉托将丈夫的一切物品扔到屋外,《夏日天空:白色之舟》中安妮与小叔子私通,还是《各部分之和》中玛丽亚大闹学校,都是女性对现有生活秩序的抗争,是心头一种积愤的发泄,是对死气沉沉的现实的不满。

所幸的是,作者并不像多数女性主义作家一样,甘心让自己沉溺于发泄怨气的泥淖之中,她并不自甘于以无序来抗争无序,以激烈的破坏来撕碎沉闷的压迫。作者超越了单纯却并没有多少意义的动作,更多地趋向表面单调实际却丰富的精神思索。作者试图借主人公的身体与大脑,来反观女性的内心,反思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核。我们觉得,这才是女性主义文学的真正要旨所在。纯粹将玻璃暖房砸一个唏哩哗啦,留下一地的碎玻璃片,将北极暖房中的兰花统统冻死,恐怕并不是对生活的思考要启示女性(也包括男性)的最后结论。重要的是,在砸碎一座玻璃暖房后,如何去构建另一座更能吸引并折射温暖阳光的暖房。多萝茜·斯比克在这一点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她的人物都能在激越的行为之后,像《爱之猎物》中的珍一样,用思考的热水来洗涤自己,最后获得顿悟,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老鹰的新娘》中的斯德娜最终幡然悔悟,离开了冰封雪冻、毫无生气的北极地区,《河上风光》中的赫达在被丈夫抛弃后,最终抛弃了自己所依赖的阵发性精神病,《爱之猎物》中的珍最后回到家人的身边;《中风》中的哈扎德太太终于不再挽留丈夫的生命,而是看着春天般温暖的阳光在心底里说:“是我丈夫带来了这样的天气,他就要死了,他的身体正在吸走所有的寒意。”集中各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像荷诺拉一样,不仅聆听自己父亲的忠告,而且聆听自己心中的声音,发现错误,于是从头开始。也许,作者也像许多人一样认识到,生活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回归平和,回归自我。

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与她作品的体裁一样,简洁、明晰,小说集第一篇的开头:“我同一个有妇之夫住在一座山上,山下是北极的一块居住地。”简洁却具有震撼灵魂、发人深思的力量。9篇小说,篇篇如此。她的故事叙述和她的语言一样,从不拖泥带水,从来都是把最重要的东西简简单单地拿出来,仿佛是把精美的食品放在一个简简单单的白瓷盘里端出来,其结果当然是营造了简洁的文体与人物复杂的行为和深刻的思考之间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叙述中,始终带着一丝冷冷的微笑,带着一种心碎的幽默,使她的文字具有多层可供探索的意义。但是,作者并不依赖单纯的语言张力来深化作品的意义。读者一定能注意到她大量的象征手法。《老鹰的新娘》中的冰雪实际是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一个生存环境;《爱之猎物》中那纷纷扬扬的雪却是心灵的洗涤剂,那雪让人感到的是温暖;而《中风》中的雪则是生命的过程;《老鹰的新娘》中的玻璃暖房则是寒冷黑暗、掠夺生机的北极唯一有生命有暖意有亮光的所在,它所折射出的明亮的阳光指引着主人公飞向给暖房带来泥土和养分的温暖的地区;《这边的风景》中宾馆对面停止营业的那些商店只是小镇封闭心态和对人们隐私的窥测心理的一面镜子;而《草》中的草无疑就是菠尼塔命运的投影。还有《夏日天空:白色之舟》中的云,《河上风光》中的河等等,只要用心去读,我们就能发现作者赋予它们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一个作家的造就,离不开前辈作家的影响。1990年,多萝茜·斯比克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月球顾问》(*The Counsel of the Moon*)出版,在获得好评的同时,评论家们称她是加拿大另一个女作家爱丽斯·孟茹的继承者。尽管多萝茜·斯比克自己并不以此为然,但评论家们称,她们对于加拿大小镇生活的描写,她们的主题、故事背景、甚至所使用的语言都有相似之处。也难怪,两位作家

的住处只有一箭之遥。读者也能看出,在这一部小说集中,似乎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子,《爱之猎物》中的雪,“融入温暖的花园,融入依旧鲜绿犹如夏天的草丛,”“盖住了草坪,盖住了屋顶,盖住了车道,”这“白净贞洁”的雪与乔伊斯《死者》中的雪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湮没一切,一样寄托着主人公的顿悟。但是,如果斯比克只是在雪地上踏着乔伊斯的脚印走,那不仅并不稀奇,而且丧失了她在创作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是斯比克在相似的文本中,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对照两位作家的描写,读者不难感受到,乔伊斯的雪中更多的是死亡的寒冷,而斯比克的雪中更多的却是新生的暖意。也许,正是这一点,正是斯比克对人的自身回归的关注,使她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树立了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

本书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赵伐教授和我合作翻译,赵伐教授翻译《老鹰的新娘》、《河上风光》、《不能忘却的记忆》和《夏日天空:白色之舟》四篇,其余由我完成。在我们翻译的过程中,赵伐教授悉心指导、提携后进,给我许多激励,此外,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加拿大籍专家 Helen Balanoff 和 Wayne Balanoff 夫妇在我们的翻译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限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我们的翻译中一定存在疏漏之处,在此请广大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这个译序,本来应该是赵伐教授写的,但他一定要我写。这也是他提携后进的意思。于是我不揣浅妄,写了上面这些。如果发现结论不对,我也会从头开始的。

刘继华

1998年6月14日于宁波荷池巷独馨楼

目 录

前言.....	(1)
译者序.....	(1)
老鹰的新娘.....	(1)
河上风光	(27)
爱之猎物	(47)
不能忘却的记忆	(69)
夏日天空：白色之舟.....	(91)
各部分之和.....	(119)
草.....	(143)
这边的风景.....	(159)
中风.....	(185)

老鹰的新娘

欲火中烧，
吾情骄骄。
独守孤影，
吾情淫淫。

—伊努伊特民歌

我同 一个有妇之夫住在一座山上，山下是北极的一块居住地。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我能看见预先建好了的 50 座房子红色的屋顶（平房是给伊努伊特人住的，两层楼房是给白人修的），沿着海岸排列在一条弯曲的泥泞道路的旁边，路的一头是天主教堂，另一头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驻地。我朝环绕海湾的黑黝黝的山坡望去，再往前便是永无穷尽的结冻的天空。第一眼看到这景象时，我浑身战抖，还以为自己该不是降落到月球荒芜的地表上，或踏上了通往地狱的乱石嶙峋的不毛之路？可如今，我爱上了这美妙的荒凉景象。就像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伊努伊特人一样，这景象包含着一种意义，一种无始无终、惟有永恒的意义。

我从没见过艾根的妻子露丝。她 6 个月前就离开了，刚好在我来到这地方之前。可是，我又觉得自己认识她。白天黑夜地同 一个

人的家什呆在一起，你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当我触摸饭厅里震颤派式样的椅子时，或放在壁炉上的古董木雕鸭时，或针绣花边的褥垫时，我便有一种感觉，当然不是嫉妒，不过，我听人说过，一个女人用了另一个女人的盘子、毛巾、床单后，会萌发起杀人的念头。有时候，我得保持缄默，因为艾根不愿听到任何关于露丝的坏话，尽管他同意把她的照片面朝下倒扣在梳妆台上。想到她那张毫无幽默的长脸紧紧贴在桃木桌子的表面，我心里很高兴。

我了解露丝可能比了解艾根还要多。他是个没有脾气、无法揣度的男人，可我不知道他是否原来一直都这样。人们说，南方人能够在这北方生活 20 年，像艾根这样，要么是他得了精神病，要么从一开始神经就有毛病。傍晚，我看见他在膝盖上摊开一本书，一连几个小时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噼叭作响的炉火，沉溺于他自己的悲伤之中，像只饥饿的狗吃着自己的内脏。这时，我只好出去了。我怒气冲冲地闯下山坡，在海湾的那条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朝黑黢黢的海水眺望。我急速地走着，经过那些没挂窗帘的窗户，里面闪着电视机的蓝光，经过那些房子，里面男男女女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痛饮威士忌。

等到我的腿疼得无法再走了，我这才爬上山坡，回到艾根的家。我必须路经露丝修建的那间玻璃暖房，它高高地坐落在离她家 20 英尺远的一片混凝土地面上。这间暖房使我确信，露丝最后一定是疯了。她试图栽种莴苣、西红柿、兰花——哼！居然想种兰花！当然，严冬时节，这些统统死了。暖房坐落在艾根家 A 字形房屋的旁边，在晴朗和煦的天气里像棱镜一样朝山下的居住地闪光。我悄

① Shaker，从英国公会会分出的基督教新教一派别，因在宗教仪式中浑身颤动而得名。震颤派家具因其简单结实的设计风格而在 20 世纪广受欢迎。

* 全书注均为译注。

悄地称它为“露丝的墓葬！”

在艾根去南方出公差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头发乌亮的伊努伊特小孩像猎人一样爬上山来，蹑手蹑脚、疑神疑鬼地钻进暖房，惊讶地望着窗玻璃上白霜那复杂得犹如彩色玻璃的图案，望着高高的、透明的、像哥特式大教堂一样辉煌、神圣的屋顶。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在又脆又硬的玻璃墙上回荡，仿佛是那些飞向遥远北方的海鸥微弱的叫声，抑或是露丝的幽灵在哭泣。孩子们把露丝的绿色塑料盆里的泥土倒出来，倒在混凝土地上，然后喜气洋洋地拿着盆子，像考古学家带着挖出来的纪念品，回到山下。在这片居住地，我曾看见到处都有绿色塑料碎片，扔在房屋旁的烂泥中，或被踩进海边的卵石滩里。我曾看见狗在咀嚼着这些碎片。

“看见他们进去，你干吗不制止他们？”艾根问过，带着伤感的笑容和他用来对待伊努伊特人、或许对待他自己孩子的那种父亲般的宽容。（我的年龄不比他女儿大。）

“暖房简直是个荒谬的想法。你干吗不把那荒唐的东西拆掉？”我回答。

“它在那儿，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总有个女人生活在我的周围，”我愤愤地说道，“我怎么能够替代，怎么能指望替代她？”

为了寻找自由，我来到这北方，来到这片处女地，这个无章可循的社会。刚到不久，我便被雇用到合作商店作记帐员。这里先制出印模，把毛石料卖给雕刻者，再从他们那儿买回刻好的东西，销到南方去。我得到了一间在商店楼上的单身房。房子很小，保暖很差，光秃秃的窗户看上去是连绵不断的天际。犹如修女走进自己的单人小室，我欣然接受了这难以忍受的简陋。冰冷的松木地板和硬梆梆的沙发床使我感到冰心玉洁、贞固无比。我觉得，自己是想过一种绝对最低水平的生活，就像我从窗户看到的这片光秃无树的

穷乡僻壤一样。

可是，在我到这儿来后的几个月中，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到艾根家的空卧室借住几夜。这地方住房老是紧张，因为露丝和孩子们走了，因此他家比邻居谁的空房都多。由于我的住房属于商店所有，因此经常得让给那些办公差的来访者——什么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政府官员，他们带着好奇，来到这地处北方的具有丰富多彩艺术传统的社区，来到这片家家户户门口都有斯基杜牌机动雪橇、屋顶都有电视天线的居住地。外面，大雪猛烈地撞击着A字型房屋，艾根给我吃从外地弄来的食物：什么西瓜、新鲜洋蓍、腰果，尽是一些伊努伊特人从未听说或见到过的东西。他从不到当地的哈得孙湾商场买东西，那地方卖的尽是干货或冰冻的，他有钱从梯明斯空运食品杂货。他有微波炉，现代餐具，洗碗机、录象机、水床。他家里的家具没有哪一件不是百年古董。假如你拉上客厅窗帘，挡住漂浮在蓝色海湾上寥寥几座冰岛的景象，你也许会以为自己正坐在多伦多中上阶层的家中。

艾根在这北极地区住了多久，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即使对于像他这样的人，那一望无际的大地、砭人肌骨的寒冷、严酷无情的山峦和孔雀蓝扎眼的天空会让人的心灵深处发抖。孤独的感觉涌上心头，紧接而来的便是绝望。你会感到一种想钻进另一个人体的渴望，就像伊努伊特婴孩那样，依偎在母亲的毛皮大衣里，除了用一块北美驯鹿的鹿皮当作尿垫外，一丝不挂，皮肤紧贴着皮肤，身体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和艾根同住了一周之后，我们一起爬上楼梯，各自去各自的房间。这时，艾根在窄小的楼梯平台朝我转过身，手摁着他房间的电灯开关，说：“今晚愿意和我一起睡吗？”我毋须诱劝。他那忧伤和焦躁的情绪，方方正正、胡子拉碴的下巴和边疆人的肩膀早已使我春心荡漾。

结果，我发现艾根是个循规蹈矩、保守迂腐的情人。我把这归

咎于露丝的性冷淡所致。男人是从女人那儿学着做爱的。他的抚摩带着忧伤和消沉,近似于在悔罪。对于他,我们的做爱似乎是肉体的一次谨慎的欢愉,无法满足他的灵魂。我从来就不相信,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心安、自在。可是,当我躺着,浓密的长发甩在枕头上,赤裸的胸脯一起一伏时,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愿意同那个相貌平平的露丝做爱?有时候完事之后,他躺在我身边连动都不动一下。黑暗中,我朝他转过身,总会看到他的嘴唇在默默地喘动。我想,他也许正在祈求露丝回来。

屋子里养了一只白兔,艾根每天都要喂它。他蹲下身子,拿一根萝卜给它吃。这兔子是在露丝离开那天出现的。艾根把话放了出去,不许人把它捉去当了谁家的晚餐。我相信,艾根以为那兔子是露丝的灵魂,所以,他一直在屋子里给它丢些带叶的蔬菜,让它活着。在这地方过了半辈子,他也许相信了一点伊努伊特人的观念,世上万物,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有灵魂,都有“伊奴阿”。他相信轮回之说。人可以成为动物,动物也可以成为人。天地万物是流动不定的。物质的形式仅仅是随意的界定,灵魂能够跨越这些界定移来移去,寄生在另外一种生命形式之中。

靠着艾根的钱,露丝跑到多伦多昂贵的郊区去过日子了,住在一座堡垒模样的石头房子里,有一扇庞大的中世纪木门,茂密的黄杨树丛修剪成独角兽和龙的形状。她把孩子放到私立学校。开始,她说艾根以后也许该来和她一起在南方住。她觉得,这里的烟尘和汽车的喧闹,摩天大楼投下的长长阴影,城市生活的节奏会掩盖住他那在北国无情的光线下变得如此昭然若揭的缺陷。可是,当他来到南方,她却不让他住在房子里。她说,一看到他,她就感到北极的寒风又在吹她的脊梁骨。她害怕,要是让艾根接近她,她将不能抵御那来自北方的奇怪的精神引力。那严冬之手会从天而降,扼住她的喉咙。

艾根的孩子成了他的陌生人。他们身穿带有商标的新款衣服，来到白人学校上学，他们不再怀念北方（那可是他们的出生之地！），更不想再回去。艾根来到多伦多时，他摁响露丝房子的门铃，孩子们来开门。“啊，爸，是你。”他们冷冷地说道，带着新学来的城里人的那种油腔滑调，“你来这儿干吗？”自从同他们的母亲一道搬到南方以后，他这才发觉他们太像她了，长了她那张硬梆梆从不饶人的嘴巴，带着她那副用心做出的麻木表情。他们的脸光光滑滑的，带着无动于衷的神情，犹如擦亮了木制面具。接着，露丝会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门厅里，身子僵直、表情冰冷，冷得像皇上的像，冰得像漂浮在福克斯海峡上的冰山。

一天下午，在商店里，我打开一张10匹粗厚起绒呢料的发票。我记不得自己是否订购过这些布料。我想，这大概是为做缝纫的买的。我端起一杯咖啡，拿着发票，去找摩根。要去缝纫作坊，我得首先穿过凿石店，有3个伊努伊特人在那儿干活，他们把纸上的图案刻在大石板上，用作石刻印模。这些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这地区，赤裸裸的北极太阳之下没有一丝荫庇，把他们晒得非常黝黑。他们的脖子皱成一团，少了许多牙齿，胡乱修剪的头发底下露出了开了花似的大耳朵。他们默不作声地用凿子在软石上敲击，不慌不忙地干着活、抽着烟。他们的朋友顺道进来聊聊。这是允许的。能够把他们弄来，做这被他们称之为“白人的活”，算我们有运气。他们不时地直起身，把套着襁褓毛衣的胳膊肘放在高高的窗台上，无限渴望地望着窗外的大地。他们眯缝着眼睛，遥望天边。他们在等待着狩猎的好时节。到那时，我们也许一连几周都见不到他们。

我在缝纫作坊找到了摩根，她和四、五个伊努伊特女人在一

起。她们正在用细绳把从石头山上采来的、盛开在短暂夏日里的鲜花、苔藓和草绑成一束一束的，放进瑰异、小巧、色彩鲜艳的小包里。这些东西弄干后将用作天然染料。我们把从南方买来的白色粗厚起绒呢布料放进大染缸里慢慢地煮，染成淡淡的焦赭色、淡褐色、橄榄色、藏红色。接下来，女人们将把布料裁剪开来，把伊努伊特人的图案缝上去，运往南方市场，还有厚厚的皮毛风雪大衣，上面有用粗实的锁缝针缝的图案，还有加缝刺绣的海豹、独角鲸、熊、北美驯鹿的图案。南方人很乐意相信，这些动物依然生活在北方，但事实上，如今，它们仅仅麇集在伊努伊特人的梦境之中。

当那些伊努伊特女人看到我，她们安静了下来，低下头看着各自日晒风吹的手。我敬重这些腼腆拘礼、吃苦耐劳的人们。在她们聪慧、依顺的目光里折射出饿死、冻死、溺死于海上浮冰边缘的历史，映照出过去关于巨人、着了魔的潜鸟、吃人的怪兽、嫁给老鹰的年轻女人的不朽的传说。可是，在我面前，她们很不自然，因为我同艾根住在一起。倒不是因为她们像白人那样，在对人品头论足，而是因为艾根是她们的“白人上帝”。他经营这合作商店已经有20年了，收购她们的雕饰和图画，负责营销她们的艺术品。他是她们通向令人困惑的南方的生命线。

她们当中还有些人或许感到羞怯，因为有的夜半三更来找过艾根，他成了当地的“治安法官”。被丈夫打了之后，她们爬上山来，满脸是血，问艾根她们咋办。孩子因非法闯进护理站偷了药或跑进哈得孙湾商场拿了几箱可口可乐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抓住后，她们也来找他。眼下，她们正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走出屋子，鞠着躬，带着微笑。4点半了，是该她们回家的时候了。有些女人戴着昂贵的金手表，但从从不看一眼时间。她们很多人都出生在用坚厚的雪块砌成的小屋里，能够凭屋外光线的角度和亮度辨认出一天准确的时辰。